

劍客

夕陽無限好 只是近黃昏



「夕陽無限好 只是近黃昏」出自唐代詩人李商隱的《登樂遊原》，原意是指寫黃昏時夕陽之美，雖極度絢爛，卻因時近夜幕降臨而短暫，常被解讀為對人生美好事物易逝的感慨。

上週某天，同事傳來一則消息，加拿大報社將於今年1月17日起停刊，1月31日為報社營運的最後一天。長期關注本欄的讀者應該還記得，劍客曾在加拿大報社工作十多年，面對老東家將執笠的消息，一時無法相信，趕緊聯繫前同事核實，被告知消息是真的。

香港明報在於品海的領導下，於1993年進軍北美市場，相隔幾個月分別在多倫多和溫哥華創刊，後於品海被揭露在加拿大的學歷造假，引起軒然大波辭職，後來賣給馬來西亞報業大亨、丹斯里拿督張曉卿（也是星洲日報和南洋商報大老闆），組成世界華文傳媒集團。張曉卿野心勃勃開闢紐約明報和三藩市明報，一度超越由多倫多星報控制的星島日報。這段時期是明報在北美業務的全盛時期。

筆者於2005年進入多倫多明報擔任國際版編輯，也兼任港聞版和加國新聞版編輯。這個時候，多倫多明報處於全盛時期的末端，但依然非常健全，行政總裁兼總編輯是呂家明、執行總編輯是吳國基，還有副總編輯兼編輯主任王俊武、副總編輯兼採訪主任林德賢等。

編輯團隊有10人，大部分在移民加拿大前都是香港資深媒體人或記者，也包括大名鼎鼎的席揚（他的故事可自行上網查詢，這裡就不多贅述了）。

記者團隊方面，有攝影記者、跑突發新聞的、寫特稿和深度報導的、跑社區新聞的。翻譯組主任Flora底下有3個翻譯，經濟組主任Edwin底下有2名編輯兼記者。此外還有美術組、排版部、副刊組、印刷部、廣告部、行政部、Traffic等七七八八的部門，全公司不下200人。這只是多倫多總部，如果加上溫哥華明報的員工，四五百人是有的。

多倫多明報內容非常豐富，除了要聞版，還有加國要聞、加國新聞、都會版、社

區版、經濟版、港聞版、國際版、中國版、台灣版、廣州日報版、專欄、副刊、娛樂版、馬經等。每週不同日期還附送雜誌，包括中華探索、樂在廚房、星期六周刊、明報周刊、地產金頁等。

後來員工因不滿多年不漲工資，福利欠佳，跟不上市場行情，多倫多明報員工先後發起三次組織工會運動，到第三次成功組建，並開始與管理層進行集體議價合約談判。但管理處態度強硬，導致談判破裂，員工投票罷工，前後73天才結束。期間公司依然拒絕談判，後來工會入稟安省勞工仲裁委員會進行勞工仲裁，迫使公司接受一份「各打五十大板」的合約。員工結束罷工返回上班。合約雖然離工會要求的還有段距離，但工資和福利大幅提升，士氣大振，大家更加賣力工作。

幾年後管理層因新媒體的出現，有樣學樣聘請很多新人，斥巨資大搞新媒體，但收效甚微，加上香港佔中和黑暴期間，香港明報的立場是親民主派的，加拿大東西兩岸的同事也大多是1997年之前為了逃避回歸而移民加拿大的老港人，因此報紙價值觀、新聞和立論都有偏頗，無法引起來自中國大陸移民的認同，加上明報內文仍然很多粵語文字（俗稱香港字），來自中國大陸的移民看不懂，讀者群逐漸流失。張曉卿去年11月病逝，紐約和三藩市明報也早就停刊了。

但平心而論，明報的同事們都是非常資深的媒體人，工作嚴謹，一絲不苟，吳Sir幾乎以報社為家，休息日也會大半夜跑過來看報紙印刷和處理文件。編輯們都是自己排版和看大樣，看完交給副總編輯核後交給執行總編輯審核，然後交回給責任編輯進行修改。改完再打印出來交給執行總編輯最後審定，批准後才拿給製作部出片。

這樣一份高水準的華文報刊在新媒體的衝擊下，也難逃停刊關門的命運，著實令人唏噓，星島日報2023年先停刊，明報2026年停刊後，加拿大再無印刷中文日報，非常可惜，也是世界華文媒體行業的一大損失。加拿大報社從創刊到停刊歷時33年，其中三分之一時間有筆者參與的一部分，猶感榮幸！

2026年1月16日

許秀珠

試論閩南文化的生成（上）



摘要：閩南文化的生成是人類海洋文明史與中華文明演進中一個獨特而深刻的篇章。本文以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為理論根基，深入剖析閩南文化形成的物質基礎、動力機制與核心特徵。

研究表，閩南文化絕非單一文化的線性延伸，而是史前海洋基因、中原農耕文明南遷、蛋民海洋智慧在特定歷史地理條件下激烈碰撞、深度交融的辯證統一體。其本質是海洋性的，其生成與唐宋五代以「福船、水羅盤、港口體系、商品化生產、海外市場」五大要素為核心的閩南海洋經濟鏈條的構建互為表裡、同步演進。閩南文化不僅代表了中華文明擁抱海洋的巔峰成就，更以其「美美與共」的融合智慧，為理解人類文明交流互鑒提供了寶貴的歷史範式。

每個人的生日都會記錄在自己的身份證、護照之上，可見生日是每一個生命重要的標記。文化即人，每一種文化的誕生同樣也是引人關注的。閩南文化的誕生有南朝、唐、五代等多種說法，各有各的充足理由。不過，如果我們都認同海洋性是閩南文化最基本的特徵，那麼在閩南海洋經濟鏈條形成之前，閩南文化就不可能生成。在其生成之前，中原南來雖早，但只是中原自給自足農耕文明的播遷；原住的山畬水蛋也各有自己的生存空間，保留著自己山畬水蛋的文化。土地資源是漢畬彼此間根本的利害衝突。開漳聖王雖以先進的農耕技術同化了一些畬族百姓，但依然只是中原南傳的農耕文明。

中國是一個地域廣袤、陸海兼備的國度。中華文明是農耕文明遊牧文明和海洋文明三種文明的融合。陳耕老師為首的課題組在《廈門學導論》一書中提出，中原南來的漢族與閩南原住山畬水蛋的融合需「彼此平視」方能「美美與共」的論斷〔1〕，揭示了文化生成中深層的心理與權力結構。其所引唐末固始軍民與泉州漢族、蛋家「患難與共、同舟共濟」的歷史片段，生動呈現了生存壓力下文化傲慢與隔閡的消解，及新型共同體意識的萌芽，最終為「福船」所象徵的技術與文化融合奠定了心理基石。這一論斷深刻觸及文化生成的物質性前提與精神性昇華。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強調物質的第一性與經濟的基礎性作用，為解析閩南文化生成提供了關鍵鑰匙：不存在脫離物質生產實踐的文化生成。因此，探究閩南文化的生成，必須深入其賴以生存和發展的海洋經濟基礎——即閩南海洋經濟鏈條的形成與運作。本文將以「五大要素」為綱，結合史前海洋活動證據與人類海洋文明高潮脈絡，在唯物史觀框架下系統論述閩南文化生成的獨特路徑、核心動力與歷史地位。

一、深植的海洋基因：
史前根基與南島語族的曙光
閩南文化的海洋性絕非無源之水，其源頭可追溯至史前民先民征服海洋的壯舉。浙江省杭州市蕭山區跨湖橋遺址出土的獨木舟，

是我國迄今發現年代最早的獨木舟實物，是東亞海洋活動的早期物證。而考古學與基因學更以確鑿證據表明：約六千年前，閩南及其周邊地區的先民憑借原始的石筏與獨木舟，成功跨越凶險的台灣峽抵達台灣島。這一壯舉不僅是地理空間的跨越，更是海洋生存技能與文化的奠基。約五千年前，這些先民的後裔以台灣為跳板，揚帆駛向廣闊的南太平洋群島，成為散佈大洋洲的南島語族的重要源頭。他們是名副其實的「人類走向海洋的先驅」。生長於閩南沿海的蛋民，作為這些遠古航海者的重要後裔之一，其「從出生到過世，都在船上度過」的獨特生活方式，是史前海洋生存模式在歷史長河中的活態延續。他們不僅是海洋環境的適應者，更是駕馭海洋的專家，積累了關於季風、洋流、漁場、船舶建造與航行的深厚知識體系，構成了閩南文化中不可磨滅的底層海洋基因。作為活態的海洋文化傳承者的蛋民，其後裔至今依然活躍在社會中。

東南沿海先民以「舟楫為車馬，珠貝為金玉，紋身為衣冠」，形成與內陸農耕文明截然不同的海洋文化表徵系統。這種史前時期已顯現的文化表徵的二元分野，奠定了後世閩南文化區別於中原內陸的原始基調。這一深植的海洋基因，如同深埋地下的礦脈，為後世閩南面對海洋、利用海洋、最終在海洋上創造輝煌，提供了最原始的文化DNA與心理準備。

二、碰撞與共生的熔爐：
晉唐移民、漢同盟與文化心理的重構
閩南文化的生成並非史前海洋基因的簡單延續，而是經歷了中原農耕文明大規模南遷帶來的劇烈碰撞與深刻融合。唐末五代中原戰亂，以固始軍民為代表的大批移民湧入閩南，這一過程充滿了生存的嚴酷與文化的衝突。

《廈門學導論》一書所述唐末軍民在北辰山下欲「殺老為糧」的極端困境，正是農耕移民面臨陌生海洋環境時生存技能匱乏、文化優越感受到致命衝擊的縮影。生死存亡之際，「尊嚴」與「傲慢」讓位於最原始的求生本能。生存下來的軍民，「同早南下的漢人一起真誠地向蛋家學習漁撈和水產養殖的本領，學習造船和海上航行的本領，同時把中原帶來的開礦冶鐵的本領、各種木作工具和木匠工藝技術教給蛋家。這種美美與共推動了『亦漢亦蛋』的閩南文化的誕生，並催生了閩南文化最鮮明獨特的海洋性，讓所有閩南人在其後的生活中不斷地體會到海洋文化帶給他們的生活富裕和文明的提升，從此永遠地向海洋。」〔2〕

泉州本地漢族與蛋家水上居民，基於共同對抗壓迫者（如太守廖若彥）的現實需求，與南遷軍民結成了生存同盟。蛋家提供的不僅是救命的「鮮美海味」，解決了移民群體的飢餓危機，同時其賴以生存的「船舶」成為攻打泉州城軍事行動和物資運輸的關鍵工具。這種「蛋家出船出海鮮，移民出兵士」的合作模式，是物質依賴與軍事同盟的結合。（未完待續）

王強

向海圖南



多年後，坐在被海風蝕出裂痕的礁石上，我望向天際那片永恆與藍對峙的邊界。忽然想起村裡最後的老船工。他說，一九四八年，他的帆船載著我身懷六甲的祖母，駛過風浪詭譎的黑水溝。隨船而來的，是大半個世紀的離散。直到暮年，骨肉才在故土的海風中重新圍圓。

於是，那個名字——汪大淵，便從記憶深處浮起。歷史長河中，必有無數無名的「汪大淵」葬身魚腹，唯有他兩次從泉州港歸來，留下《島夷志略》。紙頁間沒有風浪，只有墨跡如航跡。真正驚人的，並非他走得遠，而是他回來了，還留下這些字句。歷史深深埋葬了無數同名的航海者，只有這一個，將名字刻在了時間的礁石上。

當他寫下「泉有海島曰澎湖，隸晉江縣……」，驅動他的豈是絲綢、香料，或帝王的榮光？那更像是對「盡頭」本身，近乎頑固的飢渴。

是故風之積也不厚，則其負大翼也無力。故九萬里，則風斯在下矣，而後乃今培風；背負青天而莫之夭闕者，而後乃今將圖南。

莊子說「圖南」。大鵬欲往南冥，須積九萬里風於翼下。汪大淵需要的風，是季風，是勇氣，也是對「盡頭」偏執的渴望。帆船駛過龍牙門時，他曾感到那托起巨翼的風？淡馬錫濕熱的空氣裹住甲板——一個截然不同的世界，以腥甜濃烈的氣息，向他徹底敞開。

此刻，我站在麻六甲高處。現代貨輪犁開八百年前或許同樣澄澈的天空，風中混雜著丁香、柴油與無數生靈滲入泥土又蒸騰起的複雜氣味。就在這條水道，汪大淵的帆船曾與滿刺加王旗遙遙交錯。時間在此失去方向，如鄭和博物館裡那些陶甕，只是盛裝潮汐的容器。我望見一道顫動的光帶，從刺桐港的祈風石刻，一直燒灼至眼底。

他立在顛簸的船頭，究竟在追尋什麼？或許，只為驗證在故鄉的丘陵與稻田之外，確有一片需用驚懼與狂喜丈量丈量的、無邊無際的藍。

這凝視一旦開始，便沉入血脈。它讓家族後人與秘魯客商擁抱時，指尖仍帶太平洋的寒意；也讓那個幼時不敢獨乘電梯的男孩，最終在簽證官冰冷的玻璃前，為一紙十年期許據理力爭。而那許可，在更久的十年後，竟成他借道加州、飛往智利安第斯山脈的意外鑰匙。命運，總在海圖經緯交織處，擲出最詭譎的骰子。

年輕時，我用骨血拓印地圖。在印度採石場最高處，看花崗岩被馴服成墓碑與神像底座——那過程，是關於永恆的沉重隱喻。在奇琴伊察，攀爬馬雅金字塔如獻祭，登頂時雨林無盡鋪展，文明與蠻橫同時扼住呼吸。在菲斯古城，時間於染缸中腐爛；在瓦倫西亞，未來主義建築如星

艦泊岸，恍如少年時讀三毛所生的流浪遐想。

站在地中海邊眺望摩洛哥，我總想起汪大淵。後來我真應邀踏上那片土地，在菲斯古城遇見眼神明亮的少年，如當年的伊本·白圖泰。多年後他來中國與我重逢，說：「你讓我明白，地圖是用來穿越的。」

人生，總需遙遠的星辰照亮。

然而我的地圖上，始終留有一片刺眼空白。未呼吸亞馬遜的潮濕，未觸摸巴塔哥尼亞的幽藍，未迷失在布宜諾斯艾利斯的探戈裡。這缺席，如一顆未萌的智齒，隱隱作痛。或許真正重要的，是讓某些遠方永遠成為「可能性的幽靈」，在夢境邊緣徘徊——正是這些未至之地，如星辰懸於靈魂天幕，指引內在航行。

而有些抵達，粗礪如砂紙。初到加州，世界縮小為自行車輪丈量的範圍。未完成的橫貫之旅成遺憾，但我記住了死亡谷的熱浪、大峽谷的震懾、中西部無垠的農場。汗水在襯衫上板結，皮膚曬成連非裔鄰居也會頷首的黧黑。

在生存線上，你將蟄伏的耐力逼至極限。也正是在那炙烤下，陌生善意顯出鑽石光澤。那位說「年輕人，你很獨立。」的老者，教我站穩後要向後來者伸出援手。

這段時光過於濃稠，以至於共度者大多選擇靜默疏離，彷彿共同守護一個灼熱秘密；僅有少數，被熔鑄成可托付生死的兄弟。

這便是「出走」的悖論：它贈你世界的廣袤，又剝離熟悉的溫床，讓你在喪失中辨認珍貴。

這便是我理解的「圖南」：它予你九萬里風雲，又奪你熟悉的巢。你在失去中看見源頭，在遠離時認出歸途。

若夫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氣之辯，以遊無窮者，彼且惡乎待哉！

莊子說，若能順應天地，駕馭六氣，遨遊無窮，還有什麼需要依賴？

如今潮汐聲漸遠，耳畔喙鳴漸響。我常坐海邊，看千篇一律又瞬息萬變的波濤。個體不過是時間長河洩起的水花，汪大淵的帆船、我的舊自行車、少年跨越太平洋的航班，都是同一渴望的渡具。

我們出發，或許只為完成「眺望」的儀式——在身體尚捷、心靈未困時，用瞳孔校準世界的尺寸。每一次遠行，都是對內在地圖的修訂與擴張。

當夕陽鋪就鎔金的歸途，你可平靜地告訴眼神明亮的年輕人：世界從不是平的。唯有雙足踏上與出生地重力相悖的大陸，骨頭深處才會響起確鑿回音——那是對渺小與浩瀚的同時覺知。

看世界，是在靈魂深處繪製海圖。標記的不是經緯，而是驚奇、孤獨、頓悟與連接的座標。

如此，當最後的潮水漫過腳踝，你可以指向那片始終未被探索的、南方的蔚藍，微笑著，沉入永恆的、熟悉的波瀾。

謝如意

做自己的事感餘



做自己的事誰都會，但不是誰都做得好。因為每個人有知識缺陷，且在做事中，好多人會來交往，有的起好作用，有的就令人感到不敢恭維，甚至可能厭惡和仇恨。

所謂心無二用，做自己的事首先造注意做到專心適度和持之以恆，這樣，當別人不管出於什麼原因來作用於我們身上時，我們的身心才能妥妥拿捏好交往的度，不至於讓對方搞壞了我們自己的事。

因此啊，有時要找到別人說事時，除非明知對方不反感，否則總是有幾分忐忑不安，怕因為自己的事騷擾了別人。

有句話叫做長相知，不相疑，交淺言

深不適宜。但是，有時言深才能試探出對方的意思，這則就該權宜之計一下了，無論對方反饋如何，總是收穫了對方的某些真實。

如果我們在做自己的事中，不是敞開心扉擁抱世界聽得進忠言，而是對人防意如城針插不進水滲不入，那要打開自己心扉的，無疑只能是那個知己愛己的人。

因此，總會遇見些把自己禁錮起來的人，這對他們自己是種保護，而對於別人未嘗不是格格不入的頑固堡壘，必定有許多討厭，因為自己讓他們感到無懈可擊。

最高級的藝術就是把保護自己與和諧別人有機地交融起來，使得特有性的我們成為東成西就左右逢源的人。

2026年元月5日寫於福建南安市金淘鎮後坑埔老街老家

菲律濱商報 CHINESE COMMERCIAL NEWS 于以同傳媒有限公司出版 Published every morning by YUYITUNG COMMUNICATIONS, INC. 創社社長：于以同烈士 社長兼總編輯：于慶文 營業部：227 Dasmariñas St., Binondo, Manila 電話：79606382 · 82411756 傳真：82411588 電郵地址：siongpo@gmail.com 電子網頁：www.shangbao.com.ph member:UPMG GROUP